

# 论艾丽丝·沃克《紫色》中的女性主义

王 玲

艾丽丝·沃克是当今美国文坛上最杰出的黑人女作家之一。1944年她出生于美国南方乔治亚州伊坦顿的一个黑人家庭。社会的偏见、家庭的贫困,使她深深体会到身为黑人的艰难与困苦。1982年创作的她最为成功的一部长篇小说是《紫色》。这部小说引起美国评论界广泛关注,评论家曾称其为一部具有永久重要性的美国小说,是一部罕见的作品,并于1984年获美国文学的最高奖项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

《紫色》是一部优秀的黑人女权主义代表作。艾丽丝·沃克在这部小说中,从黑人女权主义文学的创作视角出发,充分描述和展现了黑人女性深受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的政治及生活状况,以女主人公茜莉由麻木到觉醒、由反抗到独立、由自主到获得与男子平等地位的人生奋斗经历为主要线索,突出体现了黑人女性对双重压迫的反抗和对完整自我及完美生活的渴望与追求。而且通过茜莉的遭遇折射出了困扰美国社会的两大问题,即种族歧视问题和性别歧视问题。

沃克继承了前辈南方黑人女作家的反种族和反性别歧视等文化传统,从女性主义批判的角度出发用茜莉作为一个象征来揭示黑人妇女所受的双重压迫,即受白人的压迫,又受黑人男人的奴役,并以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为两条并列主线织就了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进而就解决这两大社会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开拓性探索。

种族歧视和迫害是压在黑人女性肩上的一座大山。在谈及种族问题时,沃克写到:“我周围被一分为二,被有意一分为二。历史被一分为二,文学被一分为二,所有的人也都分成两个群体。这就使人们做出蠢事。”<sup>①</sup>而黑人女性更首当其冲地成为这些蠢事的受害者。

主人公茜莉的生身父亲一度经营了一个干货店,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生意日益兴隆。但是他的成功却引起了白人的嫉恨,在某一天夜里,干

货店被白人点燃,茜莉的生父兄弟三人也被白人从家里拖了出来以私刑处死。茜莉的母亲为此精神上大受刺激,近乎疯狂。也正因为如此,茜莉才失去了温馨安全的家和至爱的亲人,在大半生时间里饱受磨难。

作品中黑人妇女所受歧视与迫害还表现在茜莉的大儿媳索非亚的不幸遭遇中。索非亚本来是个充满活力,敢作敢为的女性。她高大健壮,体力过人,面对男人的欺负,从小就学会了自卫的本领。她说:“我一生都得打架,跟我爹爹打,跟我兄弟打,跟我堂兄弟和叔叔伯伯打。”一个女孩在一个男人统治的家里是不安全的。但是毫无疑问,她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她刚正的性格和无畏的精神让茜莉非常羡慕。一天,市长夫人米丽小姐看中了索非亚的精明能干,于是索非亚去她家做女佣。索非亚不甘受侮辱而出言不逊,招来市长的耳光,在奋起自卫后,换来的是一群警察的毒打。对女性施暴行为既是家庭传统又是社会传统。索非亚战胜了家庭暴力。她曾经说:“我爱哈泼,但是,在我让他打我之前,我就先打死他!”但在掌握着政权的强大的白人阶级面前,她的反抗却也犹如以卵击石。最桀骜不驯、最热爱自由的索非亚为了保存生命,最终不得不放下自尊,选择去市长家做女佣,被6岁小童颐指气使、唤来唤去。“每回,他们要我做事的时候,茜莉小姐,我就像你那样办。我马上就起来,按照他们说的去干。”索非亚的命运说明,黑人妇女也许可以靠个人的反抗暂时在家庭这样的小范围内摆脱黑人男性的某些欺压,但只要社会上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她们的社会地位就决定了她们最终不能摆脱被奴役的命运:不是男人的奴隶,就是白人的奴隶,没有别的选择。由此,索非亚的反抗失败使得小说《紫色》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沃克的视野并未限于美国本土,她巧妙地利用聂蒂传教的非洲奥林卡村作为美国本土的缩影和翻版。在那里英国白人横行霸道,聂蒂所在的丰裕祥和的奥林卡村,被强行改为

种植园,庄稼被毁,茅屋被夷为平地,土地被征收,水源被控制,古老平静的原始生活就这样被白人文明不文明地征服了。奥林卡部落的日渐毁灭是白人对非洲进行物质剥夺和文明摧毁的见证,这极其有力地证明:黑人受歧视和压迫是个国际问题,白人在黑人自己的国家都能反客为主,倒行逆施,就更不要提在白人统治下的美国了。沃克充分意识到了黑人妇女的真实处境,在创作中加强对种族政治的批评力度。

黑人与女性作家的双重身份,使沃克和其他黑人女作家一样,要表现一个白人中心社会中的黑人意识。沃克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在处理黑人男女之间的矛盾冲突时,深刻剖析了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塑造出的黑人形象有普遍性又富有独特个性。她描写的黑人男人在充满白人社会的价值标准与理想幻灭的扭曲下失去理性,绝望,痛苦,而他们的绝望与愤怒往往转化为对妇女的残酷粗暴。沃克以深刻的洞察力剖析黑人男性的复杂心态:他们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常常转移,发泄到比他们更加弱小、无力的妻儿身上。显然,美国白人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理想目标对黑人男性所产生的腐蚀作用和消极影响大大增加了黑人妇女的身心压力。由于长期遭受压迫,已使一些黑人形成了奴化心理。他们心里所想,不是种族的利益,而是挣钱,发财,做压迫自己兄妹的压迫者,他们不惜一切手段,甚至拿自己的骨肉同胞当奴隶,当牲口。可以说,沃克在小说中为我们撕开了西方种族主义的真面目,逼迫我们正视以往的盲视,穿透西方话语屏障,重新认识有色人种的真实身份和现实处境,认清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紧密联系,这显然是有相当的历史深度和批判力度的。

然而,《紫色》的重要性不止于此,沃克最伟大之处应该在于她不仅批判了困扰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问题,而且据此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实验性解决方案——妇女主义思想。妇女主义思想强调两性间的和谐融洽的生活,全力争取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平等以造益全体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发展,重新建立人类的伊甸园。

沃克认识到黑人妇女要争取平等就必须要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在为黑人妇女伸张正义的同时,她不懈地探讨和寻求黑人妇女解放的方法,鼓励女性争取自由平等的生活,寻求真正的顽强生活能力与在逆境中奋斗的坚强意志。沃克认为,黑人妇女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它们在种族、性别、生活的重负下仍然像非洲祖先那样顽强地生存着,而且依然活得很有尊严。在小说中,莎格、茜莉、索非亚和斯贵克互促互进,开阔眼界,加深理解,达成了共识,结成联盟:茜莉和索非亚的交谈化解了她们的误会,莎格帮助茜莉重新塑造自我,觉悟后的茜莉促使斯贵克自立,索非亚照顾了斯贵克的孩子。

妇女们的积极行动迫使X先生们反省并纠正传统的偏见和恶习。事实上,只要冲破人为强加给女性的传统观念,她就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茜莉的自强自立就是典型的例证。茜莉在莎格、索非亚和妹妹聂蒂等人的影响下,女性意识逐渐觉醒,树立了女人和男人享有同等权利的观念。觉醒后的茜莉勇敢地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到孟菲斯市独立谋生。她开了一家裁缝店,专门缝制裤子。她的手艺受到了大家的欢迎,生意日益兴隆。她找了两个黑人姑娘当帮手,开办了家庭工厂。她请索非亚负责,开设服装商店,雇佣了一个白人当伙计,专门经营裤子。她成了制作并销售裤子的老板。随着经济上的独立,茜莉的眼界逐渐开阔,知识不断增长,性格越来越坚强,终于完善了生活中的自我,由一个毫无个性、女性意识模糊、思想感情麻木、任由男性奴役的传统女性变成了一个有思想、有见识、有地位、有人格、有个性的独立女人。茜莉经济上的独立不仅赢得了做人的尊严,还赢得了夫妻关系中的平等。沃克进一步鲜明地指出了黑人解放的步骤:首先只有黑人妇女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结成联盟,促使男人反省并转变,正确待人和对待妇女,才能根除黑人内部的性别歧视问题;再以此为立足点,使黑人男女统一起来,共同奋斗。只有这样,才能战胜种族歧视和压迫,才能促进全体黑人的生存和进步,才能步入他们理想的殿堂。

沃克继承和发展了黑人女作家的优良传统,以批判现实的笔触深刻剖析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两大社会问题,并提出了妇女主义思想这一实验性的解决方案,以促进全体黑人的进步。正是以黑人两性间积极健康的关系为基础建立的联盟,才使得发生在美国独立日的全家大团圆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表明了全体黑人可以像白人庆祝独立一样,庆祝自己的独立平等并憧憬美好的未来。另外,沃克同时还强调两性间必须加强对话,加深了解,共同建设一个和谐安宁的新世界。

总之,可以说,《紫色》作为一部优秀的开拓性小说,它不仅包涵丰富的内容,而且蕴涵了厚重的历史深度和批判力度,具有极其深远的社会意义。艾丽丝女权主义思想的形成受到了许多女权主义先驱影响,在这些人当中,弗吉尼亚·沃尔夫对她的影响尤其深远;因此,在艾丽丝·沃克的小说中,能够看到沃尔夫的一些女权主义主张。

(作者任职于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 参考文献:

①爱丽斯·沃克:《紫色》,杨仁敬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

②叶云山:《爱的拯救:茜莉的精神再生——试析紫色中的女性形象》,《外国文学》,1994年第六期,第71~76页。

责任编辑 牛寒婷